

(香港)

黃易

● 玄幻系列之

域外天魔



黄易作品集 ③⑥

华

社

董易

作品集·玄幻系列

域外天魔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天魔/黄易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

ISBN 7-80142-116-7

I. 域… II. 黄…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1912 号

域外天魔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1/32 7 印张 10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142-116-7/I·074 定价:11.80 元

黃易

● 玄幻系列

域外天魔

第一章 巨富之女

八月十日，日本京都。

深無盡極的虛空里，一團團刺目的亮光交替移動，像太陽般照耀着。

她在掙扎，什麼也看不見，只有使人眼目難睜的亮光。她想叫，聲音到了喉嚨處便消失無踪，一點也發不出來，她感不到任何痛苦，因為根本感覺不到任何東西，只像個虛無的存在。

想離開，那陽光般的光暈組成了包圍網，磁石吸鐵般令她欲去不能。

一個奇怪的意念在她心中升起。

“我成功了！”

龐大的恐懼狂涌上來，這個並不是她的意念，就像另一個人利用她的腦神經來思想。

另一個意念升起道：“抓緊她！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了，那是一個美麗的世界，奇異的東西在流動着，充盈着生命。”

同一時間她腦海中升起一幅幅美麗的圖畫，少年時在日本北海道的豪華住所，三年前往非洲的一次旅途，壯麗的山川，藏在記憶內的美景，斷綫氣球般升離潛意識的深淵，電光石火地呈現眼前，有若給人從腦中硬生生把記憶掘出來。

接着一股充滿邪惡和貪婪的冰冷感覺，涌過她心靈的大地。

她再也忍不住，死命掙扎，不是手脚的掙扎，而是靈魂的掙扎，噩夢里的掙扎。

“抓緊她，不要讓她走！”

“不！我還未懂她的結構！”

“呀！”聲音終於由她口中叫了出來。

她猛地從驚呼中坐起身來，劇烈地喘氣，渾身冷汗，入目的是寧靜的病房，剛才幸好只是一個可怕的夢，但却是那樣地真實。

那種戰栗感覺仍纏繞不去，陰魂不散。

“啪！”

門打了開來。

臉孔窄長的宮澤醫生聞聲搶進來，身后跟着兩名護士，他們雪白的袍服，使她泛起安全感。

宮澤醫生撲至床邊，關切地道：“千惠子小姐不用

怕！那只是一場夢。”

千惠子搖頭，眼淚奪眶而出，欲語無言下，泣不成聲。

宮澤醫生暗嘆一口氣。這是否造化弄人？千惠子可說擁有了全世界，美麗、智慧、財富，以及愛護她的人……獨欠健康。他雖是精神心理學上聞名國際的權威，對於她所患的病，仍是束手無策。

護士熟練地為千惠子作各方面的例行檢查，但宮澤知道無論在體溫、血壓任何一方面，她都不會有何異常。

怪病來臨時，她的體溫會急劇上升至華氏一百零八度，全身沸騰顫抖冒汗，過後一切便回復正常。若一般人體溫經常升至這樣高溫，腦神經組織必然受到永久性的破壞，她却是安然無恙，這使她與一般的精神分裂或離魂症不同，究竟是怎么回事？

千惠子停止了低泣，仰起俏臉，望着宮澤醫生，她悲哀的眼神，令宮澤幾乎想避開她的目光。

宮澤醫生柔聲道：“說吧！把你的心事告訴我。”

千惠子看着有若慈父的醫生，不禁想起自己父親大野隆一，大多數人都會羨慕她和希望能成為她，因為大野隆一是幾個崛起于日本的跨國公司的擁有者，

日本的首席富豪。

千惠子垂頭道：“有沒有一種藥，吃了會平靜地失去了所有知覺，不會做那些奇怪的夢，也不會再醒過來？”說到最後兩句時，她的語氣激動起來，再次仰起俏臉，熱淚灌盈眼里。

宮澤暗吃一驚。自六個月前，千惠子在美國哈佛大學課堂里暈倒，送進醫院，至兩個月前她被送回日本現在這所擁有世界一流設備的療養院，她還是第一次表現出這種自殺的傾向，顯示她的精神在怪病的壓力下進一步惡化。

他表面却裝作若無其事地道：“傻瓜！這種藥有什麼好？你父親來電說，開完會便來探望你，趁還有些時間，讓我和你做個小小的檢查，那就像你唱首歌那麼容易。”

千惠子臉色一沉道：“那女人來不來？”

宮澤嘆了一口氣道：“你說夫人？這我便不知道了，唉！她畢竟是你的母親呀。”

千惠子冷冷道：“她不是我母親，母親早在我十二歲時死了，我親眼看見她從三樓的露臺跳下去。”她的語音出奇地平靜，反而使人感到那種哀莫大于心死的悲慟。

護士將鎖着床腳滑輪的開關松開，把床推往門處，另一護士把門打開，讓病床往外滑去。

宮澤醫生為不用面對千惠子的問題松一口氣，隨床步出病房。

守在病房門外的兩名大漢站了起來，他們都是大野隆一特別聘來的保鏢，負責千惠子的安全；兩人跟着病床，沿着病房外的長廊，往升降機走去。

這是日本京都市郊一所豪華療養院的二樓，通往升降機的走廊靜悄悄地，只偶然聽到病房傳出的微弱人聲。

一切似乎與平日毫無異樣。

那兩名職業保鏢也很輕鬆，這份工作比一般的工資高了三倍多，但風險却很低，這種只有富豪才能入住的療養院，本身的保安工作已非常完善。

一行人來到升降機前。

升降機恰好升了上來，開門的指示燈閃動着。

門緩緩打了開來。

衆人愕然內望，被嚇得睜大眼睛。

四名戴着防毒面具，身穿白袍的怪人，冷然站在升降機內，當先一人手上拿着一個救火筒般的東西，其他三人提着自動武器，槍嘴對正他們。

那兩個保鏢是職業好手，首先反應，手都伸進外衣里，把槍抽出

“突……”火光展現。

兩個保鏢扯綫公仔般在鮮血飛濺中拋跌開去，血滴濺在驚呆了的宮澤醫生和兩名護士的雪白袍服上，濺在千惠子的被服和病床上。

宮澤醫生叫道：“你……”

這句話還未完，帶頭那人手上的東西噴出一股白色的氣體，惡獸般將眾人吞噬。

宮澤醫生和兩名護士無力地往地上倒去，在暈倒前隱約感到那四人將千惠子連床推進了升降機內。

千惠子吸入濃烟后，立時進入暈眩的狀態，不過她却没有失去知覺，只像進入了一個噩夢里，就像幾個月來無時不纏擾她的夢魘。

模糊間，她感到離開了身體，在一個更高的角度處，俯視着那四名惡客將躺在床上的“自己”推進升降機里，而宮澤醫生和兩名護士則暈倒在地上，較遠處是尸橫地上的保鏢。

出奇地她并不感到恐懼。

她早習慣了這種噩夢，現實和虛幻間的分隔已徹底地崩潰，充其量只是從一個噩夢進入另一個噩夢

吧。

不可能更惡劣的了。

八月十日下午。

南美洲玻利維亞。

飛機從蔚藍的長空向延伸出來的跑道俯冲下去。

凌渡宇輕鬆地坐着，從機窗瞰視下面典型的南美景色，密集的雨林，交匯的河流，形成大自然的美麗圖案。

經過了數小時的飛行后，抵達玻利維亞。

機翼張了開來，滑輪在機腹雄鷹攫兔般伸出來，強烈的氣流摩擦聲代替了機器的運轉聲。

機輪觸地，飛機脈動般彈跳了兩下，開始在跑道滑行，風聲呼呼。

凌渡宇松開安全帶，心想終於到了，今次來是專誠要見高山鷹，和他商討未來“抗暴聯盟”的動向。

抗暴聯盟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精英組成的地下組織，為使地球成為一個和平的理想樂園而不懈奮鬥。組織最高的八位領導人均以鷹作代號，高山鷹是目前的最高決策者，而凌渡宇的代號是龍鷹。

兩個小時后，凌渡宇在抗暴聯盟的秘密總部見到

了高山鷹。

驟眼看去，任誰想破腦袋也估計不到高山鷹有着這樣的身份。他年紀六十歲上下，身材不高，戴着圓圓的金絲眼鏡，金色的頭髮鬢邊呈少許花白，臉上挂着慈祥的笑容，就像位大學的老教授；只有當你細看他的眼時，才發覺那深邃無限的眼神藏着廣袤的智慧以及天生領袖那種果敢決斷。

沒有人知道他的真正國籍，據傳他體內流着德國猶太人的血統。

高山鷹在書房內接見凌渡宇。

凌渡宇瀏覽着書架上豐富的藏書，冒險家的本性使他不放過任何一個獲得別人資料的機會，藏書是最佳獲知一個人興趣的方法，最后他的目光射到放在書桌上的一系列書本。

凌渡宇笑道：“你想制造一枚核彈嗎？那或者是不錯的主意。”

高山鷹嘴角綻出一絲笑意，跟着笑容擴大，眉眼額一齊笑起來，令人更感到他慈祥和易于相處。但凌渡宇知道這只是個表面的現象，高山鷹的精明厲害是他平生僅見的，否則抗暴聯盟也不會如此發展迅速，屹立不倒。

高山鷹拿起桌上一本名為“核彈基本原理”的書，淺笑道：“很多事我也想做，我想把世上所有的書看盡；親吻所有美女；游歷每一個地方；結交天下奇人異士；經歷所有經驗。”

凌渡宇心中一陣感觸，高山鷹絕非無的放矢的庸人，這幾句說話正代表人類對經驗的渴望，可惜人本身的局限令他不能嘗遍每一種經驗，就像一個面對千萬盤美食的人，只能揀取其中有限的幾種，尤其在現代這極度多元化和千變萬化的世界里。

高山鷹笑起來道：“對不起！刺激起你感性的一面，來！給你看一些有趣的人。”他拿起遙控器一按，在兩人面前的兩個書架分左右橫移開去，露出牆上的熒光幕，燈光暗淡下來，對着熒幕一邊的幻燈機射出采芒，投射在熒幕上，現出一個情景。

那地方似乎是個碼頭，聚集了很多，一些人，一些看來是搬運工人，也有過路者和旅客。其中一組六、七人，站在畫面的正中，手上提着簡便的行李，一派預備搭船的樣子。背景是艘機動漁船，可是因偏離了鏡頭焦點，影像并不清晰。

凌渡宇皺眉道：“拍這張照片的人該被打屁股，技術這麼差勁。”

高山鷹淡淡道：“除非你到閻皇那里去，否則休想打得着他的屁股。”

凌渡宇愕然望向高山鷹。

高山鷹眼中的悲傷一閃即逝，瞬間又回復領導群雄的從容自若，道：“當他以遠距鏡拍這張照片時，正是他被人從后面冷血槍殺的時刻，幸好相機和另一副精密的無綫電子儀器連在一起，能即時將相片的影像送往另一地點的接收器，否則你連這張差勁的相片也看不到。而我相信聖戰團亦不知我們以這樣的方法得到這相片。”

凌渡宇道：“被殺的是誰？”

高山鷹道：“是我們組織內代號‘隱者’的追蹤偵察員，讓我來介紹一下相片中的朋友。”當他說到朋友時，牙齒咬得緊緊地，顯示了他對這些“朋友”的恨意。抗暴聯盟中每一個組員都是各有專長的人才，失去任何一個都是不可彌補的損失。

凌渡宇的目光轉回熒幕上。

圖中那些準備下船的人的影像擴大起來，雖然因微粒變粗致更為模糊不清，但却可以清楚看到有兩女四男共六個人。

高山鷹道：“中間穿藍西裝背對着我們的男子，很

可能就是綽號‘納粹人’的凶人。”

凌渡宇沉吟半響，道：“納粹人？怎麼我從未聽過？”

高山鷹道：“這世界可大約分作兩類人，一類是支持現有的秩序的，一類却是破壞者。而破壞者中，沒有一個極端恐怖組織比得上‘末日聖戰團’，納粹人相信是這組織最重要領導人之一。”

凌渡宇以手拍額道：“我是否已再不適合這資訊爆炸的時代，為何我從未聽過這批狂人？”

高山鷹沉聲道：“一點也不出奇，我也是直至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才從法國情報局知曉這恐怖團體的存在。”

凌渡宇哂道：“為何取個這樣不倫不類的名字。”

高山鷹嘆了一口氣道：“對付一般的恐怖極端組織；或者是無政府主義者；或為某一理想、某一宗教、政治目的而奮鬥的組織，總還有迹可尋。但這末日聖戰團卻不一樣，他們深信整個人類文明是一個錯誤，救世的唯一方法，就是將整個人類文明毀滅，再建立起另一個新的文明，就像鳳凰要經歷火的洗禮，才能獲得新生命和永生。至于新文明如何能在廢墟上再建立，就是他們守口如瓶的大秘密了。”



凌渡宇目光轉往熒幕上的畫面，細心察看每一個人，那背對鏡頭綽號納粹人的人留着金發，肩膀特別寬闊，頸項粗壯，使人感到他是孔武有力的人。旁邊的金發女子剛好側望着他，雖看不清楚眉眼，但輪廓娟秀，使人很難聯想到她是要毀滅世界的恐怖分子。當他的目光往右移到至一名面對鏡頭粗壯的大漢時，凌渡宇虎軀一震。

高山鷹道：“你認出他是誰了？”

凌渡宇點頭道：“‘瘋漢葛柏’，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雇傭兵頭子和政治刺客，是蘇聯的國安局、美國中央情報局都曾雇用過的職業殺手，近年來因幾宗血案和強姦案消聲匿迹，想不到變成了這瘋狂組織的成員。”

高山鷹滿意地道：“你既然知道這極度危險的人的底細，自然可由是推知這集團的危險性。目前對於這集團的資料，只限于這幅相片，而納粹人這神秘人物究竟是誰，我們仍是一無所知，相片中顯示的他可能只是個偽裝，難以作準。”

凌渡宇的目光繼續在這兩女四男身上巡游，驚人的記憶力，使他能照相般把螢幕上的影像搬進記憶細胞里去。

高山鷹的聲音在他身邊響起道：“最近在法國一